

问题：年轻人怎么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不迷失自我和坚守理想？

题目描述：作为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，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太喧嚣。比如，人们功利心很重，很浮躁，为追求短期利益可以忽视很多东西；人与人之间防范心很强，缺乏真诚和温暖；媒体整天播报着各种奇葩、负面的新闻来吸引人的眼球，比如什么出轨、什么惨案、什么丑闻……还有各种陷阱和诱惑，导致我现在觉得缺乏安全感。

作为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，我对这个世界本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，但被现实一次次地打击了。我觉得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了。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很现实和残酷的，光谈理想和梦是根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不下去。我觉得孤独，迷惑，压抑……有时甚至觉得很麻木和沮丧……

看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，里面有一段话大概是这样的，“那一天我二十一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。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我那时以为什么都锤不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，人一天天老下去，奢望也一天天消失，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。”我觉得很震撼。那么，怎么才能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不迷失自我和坚守理想呢？

想要成为一个无所畏惧、永不放弃的理想者，有两个要害。

第一个，是理想本身的真实性。

谈论“年轻人容易放弃理想”的前提是被放弃的那个东西的确是理想。问题是，大部分人当作理想来追求的那个东西一开始就并不是理想，而是目标而已。理想和目标之所以常被相提并论，是因为它们都对人的行动有驱动力，所以经常被人混淆。

理想，是你打算为之而死的東西——你是为它而存在。目标，则只是一种设计出来的标的，一种服务于你的追求的工具——它是为你而存在。

我选择种种目标，最终意义上是为我自己的生活质量、人生良好体验服务的。而我既然还在成长、在成熟的过程之中，我的价值观当然在随时变迁。价值观既然在变，事物的价格当然在变。当我的价值观改变了，我的目标就会随之改变。在我价值观改变之后，强迫自己为已经不再认为有价值的目标继续奋斗是荒谬的，因而也是不可能的。

而理想，ideal，是被假定在我死后仍有意义、因而值得我以死追求的东西。你必须真真切切的见到、摸到、尝到什么是死，而不是抽象的、“哲学的”、“文艺的”风闻到什么是死，才能进而真实的以高于自己生存的姿态去持有某种价值。

理想，是一个“如何燃尽余生”的决定，是一种人之将死所以言之善。它之所以美得令人无法亵渎，是因为它凭着被死恩赐的觉悟，超脱了执着于生的人的顾虑、怯懦和贪婪。

死亡即将来临，继续思考如何逃避死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唯一有价值的是如何让死亡本身还有某种意义。因此，为了继续逃避死亡而放弃这种意义，本身就是荒谬的。

以死相威胁，也不再可能让我放弃这最后的念想，何况以贫穷、窘迫、危险这些“半死”来威胁呢？对成其为理想的东西，放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这才是“理想无法被放弃”的原因所在。这就是“理想”洞金穿石的神力背后的秘密。

因为自知必死，所以可以不再把求生视为第一诉求。置生死于度外的人，自然会与完全不受生死束缚的神呈现类似的位格特质。

理想，是一种人的神性实现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迸发出令人折服、热爱、敬畏、乃至崇拜的力量。那是因为近似于神而诱发的人本能里对神的感情冲动。

但是，这是属于未亡人的特权。

这不是、也不该是尚在走上坡路的、还有着未尽的可能性的、眼睛还没有睁到最大的青少年们所能有、甚至该有的东西。

换句话说，并不是所谓“喧嚣的社会”让你们“难以坚持理想”。而是从一开始你们以为是理想的那个东西本身就不是理想——哪怕它的文字表述、释义，与那些“未亡人”的一字不差，连标点符号也一模一样，也依然如此。

什么时候你们清楚明白的意识到自己要死了，只能在一切实可能中做最后一次无法再更改的决定了，这时你如果仍然坚持己见，它才从你的欲念，升格而成为理想。无论你喜不喜欢这安排，事情就是这样。This is how it works.

你还没有被死神约谈，你的时候就还没有到。

而为什么我额外的告诫你们提前选择理想不明智呢？

对于任何可以造成享乐的机制，人类总能找到某种“妙计”以求既可以引发类似快感，又可以“避免麻烦”。犹如爱情令人欲仙欲死，人们就会以它为模版发明嫖妓。

理想作为一种强烈的神性享乐的触发机制，当然也不例外。那就是“理想游戏”——中二病。“中二病”是一种将“理想”当作烟土来萃取精神快感的模拟行为——正如嫖妓之于爱情一样。理想本身并不是中二病的诉求，“持有理想”而带来的种种令人陶醉和激动的心理快感才是。为了更多的榨取这种快感，中二病走向的是极端化和狂热化——如同吸毒者不能不一次次加大注射量。并在一次次的榨尽刺激感之后，奔向药性更强的品类。直到灵魂完全麻木，或者心灵无法负担为止——最终反而丧失了理想的能力。

从这一点出发，如果你仍然是日渐成熟，没有被死神约谈过的青年，那么你最佳的选择，是不要将你目前做热爱的任何东西僭称为理想。称其为“目前的兴趣所在”，称其为“目标”、“打算”、“计划”，乃至“志向”也罢。不要对自己或任何人说那是理想。这样，当你自然的成长而导致这些诉求被你自然淘汰时，你就不会受到“我放弃了、又放弃了、一再的放弃了、看来也必将放弃一切的理想”的烙印。

在严格意义上，尽管你经历了那么多不同的人生主题，但你并没有过任何一次“放弃理想”的记录。这并不是为了安慰你而设计的巧妙话术，这就是本质的事实。你没有过理想，所以你也没有放弃过理想。当你的时候到了，你也不必担心你守不住这理想。

你非要提前玩理想游戏榨取理想快感，那么到你与死神相遇时，你会丧失凭理想超越死亡的能力。而这是你罪有应得。

在属于你的时候到来之前，你不要为了贪图理想的快感而做蠢事。不要为你会时常改变生命的方向这种自然而健康的现象焦虑。

这些“失败”和“崩溃”的确常会令你毛骨悚然甚至痛不欲生，但你要记住，人的肉体是哺乳动物，但心灵却是甲壳动物——那只是换壳必有的折磨，是成长本身的烦恼。不要为了逃避它而不择手段。静静等待属于你的时候到来，珍惜和享受它还没有到来时的时光。坦白说，当它真正降临而且你真实的领受之后，你会羡慕和怀念那之前的时光的。

不要理会那些歌唱青春理想的蠢人——他们自己也不过是一群不自知的瘾君子。

理想不但绝对不属于青春，它本身就是青春的丧钟。丧钟一旦为你而鸣，你就要开演最后一幕戏了。诚然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这将是人生里最精彩的一幕。但是，提前让它到来真的绝对是一种福利吗？

更何况，为了在它到来之前窃取它的快感而损毁（或哪怕只是威胁到）自己的最后一场演出的真正资格，不愚蠢吗？

第二，对于理想，“失败”这一概念不适用。

理想，是注定未竟的事业。因此，任何会因为“做不完”、“无法完成”而被你引以为憾的东西，都没有成为一种合格的理想选择的资格。它是注定无法“完成”的。它不会是“如果没能及时达成就没有意义”的东西——那个叫“目标”。而是“多做一分，就多好一分”的无限旅程。

它一定是一种如堆土为山般的东西——背上去一两土，那山就实实在在多了一两土，后来的人再堆，一定是在这一两土之上再堆。哪怕就是一两、一钱、一毫、一芥之微，它堆上去了，就在了，came into being.

就是这样，这事便已经成了。

再加一颗沙，那山就又多了一颗沙。

那就又成了。

此后千秋万世，再也不能回到它未成之前。

By all means,

there is a difference.

There, there,

as tiny as it is,

there is a difference

nonetheless.

“失败”这一概念对成其为理想的东西根本不适用。就像“通俗易懂”这个概念对一头鲸鱼完全不适用一样。如果你奉为理想的事物没有这种对失败的绝对逻辑免疫力，那么这只意味着你现在持有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理想。

腰里塞个枕头虽然一样圆鼓鼓，但那不叫怀孕。

为什么理想能拥有这样的免疫力？因为可以成其为理想的一切事物，本质上只能是对不特定的、无限未来人类的爱。所以，在你之后，也一定会有无穷尽的同志领受同样的召唤而来。

ta 们终将为山万仞，成全你这粒微尘的永恒。这才是理想该有的样子。

你只要迈出一步，就已经成功了。迈第二步，只是成功两倍。你有什么“坚持”的困难？

坦白说，避免废寝忘食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。

编辑于 2021-06-16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1814588032>

评论区：

Q: 我觉得答主总是喜欢把事实最残酷的一面暴露出来，而极少谈论这些残酷背后的美好与价值，除非是不得不谈。我想答主更愿意把这些甜藏在后面，让人们自己去找。

我想这是答主强调的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，建立于能了解的最残酷的现实之上，最坚固的东西。从一开始就明白最坏的结局，最高昂的代价。

那是什么驱动我们还要去这么做呢？这真的值得吗？真的对代价有所觉悟了吗？

问过自己，得到答案之后，便立于不败之地，只有一天比一天好的甜，再没有跌落深渊的恐惧。因为本身就是深渊里爬出来的，爬多少都是白赚的。

B: 如果不能接受其残酷（完全彻底地接受），连最后一丁点美好也会被毁掉。

因此决不能贪图“美好”而追求理想。

“凡有的，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”

C: 或谓“在黑底子上作画”。

D: 其实这就是答主论述过的 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1877070700> (#劝退#)

“你吃不了这苦、你受不了这罪、你对这里的风光和荣耀期待过高、而对这里的贫瘠和寂寞估计过低。这些话都是真话，因为如果这些话就能劝得退你，你一定不会有机会看到这些话背面的东西。”

Q: 看哭了。这篇回答竟然解决了我诘责自己长达十多年的问题。非常感谢。

A: 不客气。

Q: 我有个观点，我毫不犹豫地相信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，即使是任何时候的死亡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果，这是我命运必达的终点，与我会经历什么，选择什么无关。这个伟大的定义一定会发生变化，但首先不是钱，权，色，而是成为我心悦诚服，愿意跟随的人。

但我知道我一定会抵达终点，我向神求的只有这一样，我也毫不怀疑祂一定给，我一定得。我一直怀疑我为什么这么信，最近有个结论可以稍作解释，因为我已经成了一个伟大的人，这已经是过去的结果了，我现在追寻的是成为更伟大的人，所以我才深信不疑。

更伟大的空间无限地大，更伟大的定义无限的广，只有无限上升探索的空间，而没有下降的余地了。我想这可能是我力量的源泉，于是在此分享。

Q: 如果说目标和梦想的差别的话，我想可能在于是否在明白死亡的重量以后，还愿意压上自己的生命。目标是梦想的演练，半成品，是梦想的练习。目标练习的越好，目标定的越合自己的心意，开发工具的能力越强，就越可能在梦想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，为了注定会有的梦想，要珍视拥有的每一个练习目标的机会。

这里有个问题，梦想是被寻找到的，还是被发现的？梦想是提前被命运定好的，要穷尽一生去寻找，还是蓦然回首被发现早就在身旁的？

如果是被寻找到的，那万一一辈子都找不到，该怎么办呢？

所以，为了避免这个结果，我倾向于支持梦想是在明白死亡的重量时被发现，被选择的。

梦想是在明白死亡的重量之后，看到的最美的东西，以余生去接近，去保护的东西。

嗯，写到这里我的心宁静下来了，这就是我暂时的答案了。

Q: 所以理想是找到的，还是临到的呢？

A: 临到所有人身上，但唯有寻找者可见。

Q: 怎么寻找呢？

A: 在找就行。

实实反思“我是在找，还是装作在找，这两者有何区别”——只有在持续不断的这样想，才叫做“在找”。

Q: 男人人格指向于「为理想而冒险至死」，女人人格指向于「保全自己」。这篇文章很难在女人人格群中引起反响，因为不符合她们的生存策略。应另起一篇《女人应寻找理想主义者做伴侣》的文章，从女性角度来解释理想主义和她们的关联。否则这个社会永远只有一半人理解什么是理想，也是建不成那个社会的。这里男人和女人指的是人格特质 again。

尤其是，为什么「找一个理想主义做伴侣」对她们的生存策略而言是一个最优选择？这个故事讲不通，造成了很多问题。

A: 完全不同意。女性比男性牺牲意识天生强一个等级

Q: 如何真真切切的见到、摸到、尝到什么是死呢？

A: 比如去 icu 病房前坐两天

Q: 我的看法是：当属于你的时候到来时（也就是理想找上你时），你自己此刻都未必确定这就是你的理想，可能过段时间回顾时能确定都算不错了。

实际上我也不确定我现在手里这个算不算理想。根据文中的定义，我手里这个肯定不是目标，同时也比较吻合文中所述理想的几个特征。每次想到它时我都会有种强烈的使命感，但又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有这种状态。

A: 这是希望确定到不需要再依靠信的程度。

其实你最多只能确定到你的信仰够用的程度。

上帝不允许你确信到不需要信仰的程度。

Q: 没错，理想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死亡的问题而诞生了，人如果永生不死就不必谈什么理想了，因为时间能解决一切的问题

A: 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573595040> (#永生酷刑#)

Q: 请问答主的理想是什么

A: make the world better

Q: <https://www.zhihu.com/answer/899020828> (#职业规划#)

岗位 (post) -VS- 职业 (**er)

目标 (goal) -VS- 理想 (ideal)

Q: 真不敢想象那些至死也竭力原谅的人，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。

A: 很好的日子，比不原谅派反而好得多

Q: 答主，谢谢你。2 年前因为迷茫，我通过 github 通读了您的所有文章。

那些文字虽然没有让我完全下定决心、脱胎换骨，可是它们给予了一些我走下去的勇气。像几年前成为我精神镇定剂的后摇一样，我开始慢慢改变自己，我尝试跑步、尝试读书、尝试开口说话，心中也不时多了一份坦然，灰色的世界也变得明亮起来。

A: 善哉

更新于 2023/11/6